



外交故事汇

波兰历史的弄潮儿 雅鲁泽尔斯基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1923年7月6日—2014年5月25日，大将军衔），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最后一任领导人，波兰共和国的首任总统；也是被朋友和对手称之为“将军”的总统。

刘彦顺 / 著



W A 世界知识出版社

波兰 (910) 百读百会

波兰 (910) 百读百会

2015年5月出版

波兰历史的弄潮儿

——雅鲁泽尔斯基

作者：刘彦顺

刘彦顺

刘彦顺

刘彦顺

刘彦顺

刘彦顺

刘彦顺

在现代波兰，对于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功与过、是与非，一直是褒贬不一，争议不休。然而，无论是褒他的，还是贬他的，都承认他在波兰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波兰历史的弄潮儿——雅鲁泽尔斯基》一书，讲述了雅鲁泽尔斯基一生的经历，是一本人物的经历，是一本人物传记。它在介绍雅鲁泽尔斯基人生经历的同时，也介绍了波兰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勾勒出了历史事件，勾勒出了整个历史过程。在二战后四十多年的历史中，波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雅鲁泽尔斯基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在人民波统理想照耀下，成为波兰的最高领导人，处在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抉择，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20世纪80年代初，波兰避免了苏联的东欧剧变，迎来了波兰的民主化改革时期。在这两件大事上雅鲁泽尔斯基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4年5月25日，只是对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功与过、是与非、是与非的人生道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波兰历史的弄潮儿：雅鲁泽尔斯基 / 刘彦顺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012-5229-9

I. ①波… II. ①刘… III. ①雅鲁泽尔斯基 (1923—2014) —人物研究 IV. ①K835.13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15353号

责任编辑 侯新鹏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书 名 波兰历史的弄潮儿——雅鲁泽尔斯基
Bolan Lishi De Nongchaoer—Yaluzeersiji

作 者 刘彦顺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20×1020毫米 1/16 26½印张
字 数 307.2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7月第一版 2016年7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229-9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现代波兰，对于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功与过、是与非，一直是褒贬不一，争议不休。然而，无论是褒他的，还是贬他的，都承认他在波兰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波兰历史的弄潮儿——雅鲁泽尔斯基》记述了雅鲁泽尔斯基一生的经历，是一本人物传记，但又不仅仅是人物传记。它在介绍雅鲁泽尔斯基人生经历的同时，也介绍了二战后人民波兰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勾勒出人民波兰由兴盛到衰亡的整个历史过程。在二战后四十多年的历史演变中，雅鲁泽尔斯基不止一次地在攸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在风口浪尖上奋力拼搏。尤其是在人民波兰存在的最后十多年里，他作为集波兰党政军三权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处在决定国家历史发展方向的关键位置。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他不辱使命，敢于担当，并且，顺应历史潮流，果断做出抉择，显露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20世纪80年代初，波兰成功避免了苏联的军事干涉；90年代初，波兰又得以和平过渡到历史新时期，在这两件大事上雅鲁泽尔斯基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2014年5月25日，只差41天就满91岁高龄的将军，走完了自己艰辛曲折的人生道路，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为了表达对他的崇敬，国

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可以说，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襟怀坦荡，无私无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波兰，至于他自己的功过是非，他相信历史和人民自会有公正的评说。

本书的作者是50年代初国家派往波兰学习的留学生，毕业后曾先后在波兰格但斯克中国总领事馆、华沙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以及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等单位任职，90年代初出任我国驻波兰大使。他不仅精通波兰语，对波兰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有深入研究，而且，还有机会多次同雅鲁泽尔斯基会面，对这位将军有直接的了解。在写作本书时，他还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包括不少波兰文资料，尽可能使本书的内容准确无误。须要提及的是，书中还有一些涉及波兰战后历史，特别是中波关系历史的鲜为人知的具体情节，这些细节或者是作者本人的亲历，或者是作者耳闻目睹的故事。所以，阅读这本书不仅可以了解雅鲁泽尔斯基的传奇人生，还可以具体了解人民波兰四十多年走过的崎岖曲折的道路。

我和作者是相识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既是同事、邻居，又是笔友。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曾在相邻的两个中东欧国家留学，他在波兰，我在捷克。六七十年代，我们曾经是紧邻，在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同一幢楼、同一个单元居住，他家在五楼，我家在四楼，相隔一个楼板。同时，我们都曾在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同属一个处，我们的办公室也紧紧相邻，仅一墙之隔。而现在，当我们都已年过八旬，步入耄耋之年的时候，我们又在燕达金色年华养护中心相遇，又成为同一幢楼、同一个单元的邻居。我们更是亲密的笔友，共同撰写和编辑过分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文章和图书，共同参加过《世界外交大辞典》的编纂，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书刊里也凝聚有我们的一份心血。

我对我的老友活到老，学到老，辛勤创作，笔耕不断的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这些年来，他著书立说，撰写文章，成果颇为丰硕。

他即将发表的《波兰历史的弄潮儿——雅鲁泽尔斯基》同此前他撰写的关于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复出的《波兰十月风暴》，是相互呼应的姊妹篇。哥穆尔卡是人民波兰的缔造者，代表人民波兰之始，雅鲁泽尔斯基是人民波兰的终结者，代表人民波兰之终，这一始一终反映了人民波兰的历史沧桑。壮乎其始，悲乎其终，唏嘘兮，是为序。

世界知识出版社前总编辑 陈平陵

2015年12月22日

引言

“条条大道通北京，所以我来了”

——我记忆中的波兰前总统雅鲁泽尔斯基

在当代波兰的政治版图中，雅鲁泽尔斯基（1923—2014）是一位毁誉参半、颇受争议的人物。在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1944—1989），他历任波兰人民军总参谋长、国防部长、政府总理、国务委员会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81年，面对波兰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为了挽救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他宣布实施战时状态，即“军管”，取缔了团结工会。1989年，为了探寻“波兰社会主义革新和民族和解”的道路，使波兰彻底摆脱困境，他倡议举行“圆桌会议”，就团结工会合法化、实行总统制和议会民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同反对派达成协议。在卸任总统时，他动情地说：“我是怀着最好的愿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诚恳而不张扬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庄严而有效地代表国家，努力争取人们对波兰正在进行的变革的理解和支持，至于成败得失，任由他人评说。”2014年5月25日雅鲁泽尔斯基在华沙病逝。

因为工作关系，我与雅鲁泽尔斯基有过接触，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早在50多年前的1958年，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曾陪同我国驻格但斯克总领事，应邀出席波兰西部城市什切青解放周年庆祝大会。在酒会上，我第一次见到雅鲁泽尔斯基。当时他同我们握手寒暄，简短谈话。虽然是“一面之识”，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年轻的将军，有一张娃娃脸，腰杆笔挺，说话很有礼貌。

雅鲁泽尔斯基20岁时，参加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洗礼。当二战的硝烟散去之后，他在波兰年轻的军官群体中脱颖而出，被送往苏联军事学院深造。1956年他33岁时，晋升为少将。1957年，任第12机械化师师长。当时，他是波军中最年轻的将军之一，是哥穆尔卡新领导当政后提拔上来的新人。

酒会上，他的举止颇引人注目，什切青省外事处长有意介绍我国总领事与他相识交谈。雅鲁泽尔斯基彬彬有礼，语气诚恳，说了不少友好的话，称赞中国人民伟大，中国是波兰的朋友。这些话，在20世纪50年代中波两国关系友好时期虽然可以常常听到，但如此年轻的一位将军，却讲得如此热情和诚挚，这成为总领事同我常常忆起的话题。

第二次见到雅鲁泽尔斯基，是在1972年夏我国驻波兰大使刘述卿上任拜会的时候。此时的中波关系，由于受中苏论战的影响，早已疏远和冷淡。而此时的雅鲁泽尔斯基，也早已不是从前的雅鲁泽尔斯基了。他在军旅生涯中扶摇直上，平步青云。他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不断上升，由少将晋升为中将、上将，由国防部副部长晋升为总参谋长、国防部长，由中央委员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当刘述卿大使提出要拜会作为国防部长的雅鲁泽尔斯基时，波方很快就表示同意，并做出了安排。

这是一次礼节性的拜会，雅鲁泽尔斯基会怎样接待我大使呢？

是草草了事，还是热情好客？是同我国大使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进行争辩，还是在国家关系问题上寻找共同语言？带着这样的问题，考虑到中波关系的现状和雅鲁泽尔斯基在党内的地位，细心的刘述卿大使在前往国防部之前，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甚至还问到我第一次见到雅鲁泽尔斯基的印象。

按约定好的时间，刘述卿大使在武官、武官处官员和我的陪同下，前往波兰国防部。不出所料，雅鲁泽尔斯基表现出波兰人特有的好客精神，接待非常热情。宾主十余人围坐在一张大会议桌周边，雪白的桌布一尘不染，桌上满满地摆放着鲜花、多种茶点、水果和饮料，这显然有别于一般的只请客人喝一杯咖啡的接待规格了。看得出来，雅鲁泽尔斯基颇为重视同我国大使的这次会面。他注意听取我大使的每一句话，并滔滔不绝地讲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谈分歧也谈友谊。我发现他每一段谈话都似乎遵循一个思维定式：友谊—分歧—友谊，从两国友好关系出发，克服存在的分歧，达到发展友好关系的目的。我感到双方的谈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求同存异。

这次拜会很成功，刘述卿大使同雅鲁泽尔斯基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名义上是礼节性拜会，实际上是一次重要的高级别的观点沟通，对增进中波双方的理解是十分有利的。

第三次见到雅鲁泽尔斯基是1986年，在他访华前夕接受我国《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我作为使馆的政务参赞，同记者一道前往部长会议大楼，我的任务是向雅鲁泽尔斯基介绍记者。

此时的波兰历史已翻过了团结工会兴起时的社会动乱和实施军事管制的一页。此时的雅鲁泽尔斯基已经辞去国防部长、部长会议主席等政府职务，只担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但人人知道，他同历届中央第一书记不同，他作为波兰军队中唯一的一位大将仍握有实际的军权，仍高踞在波兰政坛的顶峰。结束军管后的雅鲁泽尔斯基雄心不已，他试图引导风雨飘摇的波兰摆脱政治

和经济危机，摆脱国际处境的孤立。当中苏关系出现缓和的兆头和中国同东欧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时候，当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昂纳克准备在我国国庆节过后正式访华的时候，雅鲁泽尔斯基假借访朝和访蒙之机，提出了顺路访华的要求。人们感到，雅鲁泽尔斯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时机访华，显然是试图在改善国家关系问题上波兰要争取走在民主德国的前面。但因时间仓促，中方难于安排正式访问，只能安排工作访问，对此波方也表示同意。就这样，中波之间就雅鲁泽尔斯基访华事达成共识，安排在我国国庆节前夕9月28日至30日进行工作访问。

雅鲁泽尔斯基接受我国记者采访，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双方都颇为重视。在波方礼宾官员的陪同下，我和记者一同前往雅鲁泽尔斯基的驻地。我们走进一间简朴而明亮的、墙壁上悬挂几幅油画的会客室。稍候片刻，雅鲁泽尔斯基出现在我们面前，同我们握手寒暄。印象中他那永不衰老的娃娃脸和他那挺拔的腰身依然如昔，但头发已经稀疏，颌下多了些许的褶皱。他请我们在一起合影，然后请我们坐在一张大圆桌周围，开始了同记者的谈话。

雅鲁泽尔斯基事先已经知道记者提出的问题，入座后便直奔主题，一口气谈了很长时间。他阐述波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波党的政策，深入浅出；他回顾近年来中波两国关系的发展，语气诚恳。他强调说，我们波兰人牢记着中国同志在波兰历次困难时期所给予的同情和支持，牢记着近几年来中国同志友好地满足了波兰在经济方面的某些需要。他希望通过《人民日报》转达他对中国人民的问候和敬意。

离开雅鲁泽尔斯基的驻地，我们回味他的谈话，回顾中波两国关系中的重要事件，我觉得他讲得很实在。中波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传统友谊，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时，毛泽东支持哥穆尔卡



雅鲁泽尔斯基（中）、记者（左）和本文作者

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成为经久不衰的历史佳话。1970年波兰十二月事件时，中国同意波方提出的“以船换肉”的要求，帮助波兰缓解了市场供应的紧张。1980年8月，波兰陷入政治经济危机，周边环境恶化，中国当即表示：波兰发生的事情是波兰内部事务，中国主张波兰问题由波兰人自己解决，反对外国干涉波兰内部事务。随后，中国雪中送炭，尽管当时中国国内市场供应并不宽松，但仍主动提出向波兰提供长期无息猪肉贷款和低息商品贷款。1981年12月，波兰实施军管，西方进行制裁，东方虎视眈眈。在波兰国际处境极其险恶之时，中国再次声明：波兰事务应由波兰人民自己解决，坚决反对外来干涉，希望波兰问题在符合波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历史事实证明，每当波兰人民处境困难的时候，中国一再以其自己的声音和行动，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波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1986年9月28—30日，雅鲁泽尔斯基按照计划，如期对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

这是雅鲁泽尔斯基第一次，也是30年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首次访问中国。虽说是工作访问，但实质上与正式访问相差无几。除了没有安排正式欢迎仪式和鸣放礼炮之外，他受到了中方最高规格的接待，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都出面与他会见或会谈。这次访问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恢复了中波两党和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恢复了多年没有来往的党际关系，使长期曲折起伏的中波关系实现了全面的正常化。

雅鲁泽尔斯基同邓小平一见如故。他握着小平同志的手，快人快语，说出了他事先准备好的话：“人们说‘条条大道通北京’，所以我就来了。我知道，你是杰出的政治家，是一位世界性的领袖，也是中国发展和现代化纲领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欢迎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说自己年岁比较大，一般见客人比较少。“但是”，邓小平用欢快的四川语调说：“波兰同志远道而来，不见面总不礼貌嘛！特别是我理解你们的处境，你们是从困难的环境中走出来的。”

从邓小平的言谈话语中，雅鲁泽尔斯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 and 追求以及信心和勇气，也感到了中国对波兰问题的理解和对波兰处境的同情。他激动地说：“见到了你，大大增加了我此次访问的意义。”“我将永远记住这次会见，它有利于我们同你们伟大的人民永久的友好情谊。”

中波两国之间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中波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传统友谊，每当波兰发生政治经济危机时，中国都伸出同情和支援之手。雅鲁泽尔斯基身居高层，更是深知内情。他对邓小平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你们对我们采取的措施表示理解，认为它是我们的内部问题。另外，你们还向我们提供了援助、贷款、外汇存款、商品。波兰人很珍惜这一切。波兰人的说法是‘患难见

知己’啊!”“波兰人民将永远牢记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

雅鲁泽尔斯基访华，获得了圆满成功。他走在了民主德国昂纳克（1986年10月）、保加利亚日夫科夫（1987年5月）、匈牙利卡达尔（1987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胡萨克（1988年9月）等领导人的前面。他以军人特有的兵贵神速的姿态，抢占先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雅鲁泽尔斯基返波后，更加重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1988年，波兰翻译出版了邓小平文集《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雅鲁泽尔斯基认为，邓小平关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对波兰共产党人是一种启迪。他认为“过去说‘波兰已进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种说法是有害的，实际上波兰还处于过渡时期，还需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还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



1992年驻波使馆国庆招待会，雅鲁泽尔斯基（右2）、女儿莫尼卡、刘彦顺大使及大使夫人李惠娣参赞合影

功，将是对波党的支持，也是对他本人的支持。波兰新任驻华大使沃西尼亚克赴任前夕，雅鲁泽尔斯基指示说：“研究中国改革的经验，是波兰新任大使的重要工作内容。”

1992年，我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此时的雅鲁泽尔斯基虽然已是退休的总统，但并未销声匿迹，常常出席欧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驻波兰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也应邀出席我在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在这些社交场合，我同他也时有见面寒暄和简短交谈的机会。有时我们还谈及波兰剧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他坦然地说：波兰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战时状态”，从军事角度讲，是一个胜利；但从政治角度看，则是一次失败，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还认为，“战时状态”结束后波党对局势的评估太肤浅了，盲目乐观，高枕无忧，是自己让雷鸣般的掌声欺骗了，是自己被热烈支持的赞美声蒙蔽了，这是波党沉痛的经验教训。他的话虽然不多，但颇有分量，是痛定思痛。

刘彦顺

二十六、去克里米亚“受训”..... 106

二十七、(1981—1991)苏联帕米尔兴舍工社团 第三章..... 108

二十八、“一个不假生而生了出来的孩子”..... 111

二十九、“只爱用野兔，不爱用坦克”..... 114

三十、出任波兰中央第一书记..... 118

目 录

三十一、战时政策的实施和结束 (1981—1983)..... 121

三十二、“三人会谈”无果而终..... 124

三十三、“双六五”还在继续..... 127

三十四、团结工会投票权会议..... 129

三十五、波兰军下的报告..... 132

第一章 童年和流亡西伯利亚 (1923—1943)

一、玫瑰色的童年..... 1

二、教会学校的学生..... 2

三、流亡西伯利亚..... 4

四、圆了参军梦..... 6

第二章 战火的洗礼与平步青云 (1943—1970)

一、在梁赞军校的日子..... 9

二、从奥卡河到易北河..... 12

三、不再是“过去的我”..... 14

四、爱情的故事..... 18

五、出任国防部长..... 22

六、葬母的故事..... 27

七、波军参与侵捷事件..... 30

八、十二月事件前后..... 33

九、回答就是一个“是!”..... 35

第三章 团结工会兴起的前后（1971—1981）

一、也喜欢过盖莱克.....	39
二、波军中唯一的大将.....	42
三、同卡尼亚联手接权.....	44
四、出任政府总理.....	47
五、索取“90天安定的日子”.....	50
六、争取支持的最初努力.....	52
七、第一次会见瓦文萨.....	54
八、比得哥什事件.....	57
九、苏共的“波兰俱乐部”.....	60
十、华沙条约的“第一次警告”.....	62
十一、出席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	64
十二、克留奇科夫出的主意.....	67
十三、布列斯特“历险记”.....	69
十四、布列斯特秘密会谈.....	72
十五、苏斯洛夫的“警报”.....	75
十六、苏联大使的抗议和苏共中央的信.....	79
十七、十一届中全会的“政变”风波.....	81
十八、深夜的“闲聊”.....	84
十九、新任首席大主教格莱姆普.....	87
二十、东西方都不是慈善家.....	89
二十一、葛罗米柯大驾莅临华沙.....	91
二十二、波党第九次代表大会.....	94
二十三、聚焦党内的派别斗争.....	97
二十四、政府同团结工会谈判破裂.....	100
二十五、库利科夫又来了.....	102

二十六、去克里米亚“受训斥”.....	104
二十七、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108
二十八、“一个不想生而生了出来的孩子”.....	111
二十九、“只要用班克，何必用坦克”.....	114
三十、出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	116

第四章 战时状态的实施和结束（1981—1983）

一、“三人会谈”无果而终.....	120
二、“狂欢节”还在继续.....	125
三、团结工会拉多姆会议.....	129
四、外交部长的报告.....	133
五、巴卡教授的三问.....	136
六、内务部长的报告.....	137
七、政治局扩大会议.....	140
八、老大哥的承诺.....	142
九、风萧萧兮的悲壮.....	146
十、走上“最后的一条路”.....	150
十一、宣布“战时状态”.....	153
十二、大拘捕和流血事件.....	158
十三、笑话也是武器.....	164
十四、“中国猪肉”的故事.....	169
十五、库科林斯基的插曲.....	172
十六、未来怎么办？.....	176
十七、两个“第一次”讲话.....	180
十八、民族复兴爱国运动.....	185
十九、教皇第二次回国访问.....	189
二十、教皇会见瓦文萨.....	195